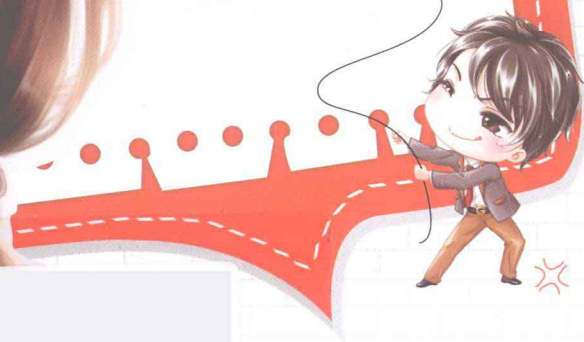




高门有喜

何奈



结婚四年，原来老公是只
披着羊皮的狼

对李涟漪来说，爱不爱是另一回事
重要的是顾方泽无可取代

她的撒娇/任性甚至无理取闹都会被他**饱含爱意的心**一一纵容

{飞言情工作室盛情推出}
{为你展现不一样的温馨豪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门有喜 / 何奈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99-6837-7

I. ①高…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2418 号

书 名	高门有喜
作 者	何 奈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言情工作室 (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张 靓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837-7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Chapter1 皇帝与妃子	Chapter6 原来那么爱 最后还是擦肩而过	088
017	Chapter2 似是故人来	Chapter7 咫尺一步 却之天涯	098
040	Chapter3 与光明背道而驰	Chapter8 千里迢迢 来看你	106
061	Chapter4 情敌相见 分外眼红	Chapter9 回忆是糖 亦是砒霜	113
079	Chapter5 越想要 越得不到	Chapter10 他是她世界中心 她却不是他命中主角	127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36	Chapter11 奸情就是用 来发现的	Chapter16	233 她终于只剩下他
157	Chapter12 这是个拼爹 拼妈的年代	Chapter17	250 恨了不该恨的 爱上不该爱的
179	Chapter13 这个孩子 宁可不要	Chapter18	268 他一边说爱我 一边让我难过
199	Chapter14 放了她 不甘心	Chapter19	287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216	Chapter15 后来的后来 没有了后来	Chapter20	299 我爱你 十年有五



所有的人都以为是顾方泽不好，是他对不起她，在这场婚姻中她是受害者，其实这些都是他们一厢情愿认定的罢了。

北非，利比亚。

离首都的黎波里不到一公里的禁飞区，在远处传来的尖锐警报和妇女儿童的恐惧哀泣声中，有一道年轻的男音突兀地响起：“涟漪姐，准备——”

高像素数码摄像机架好，镜头聚焦对准了——一个女人。

海藻般长至腰际的黑发，一身庄重而不失轻便的职业装，衬得腰身很窄，长相并非有多惊艳脱俗，却因着那份说不出的出众气质，足以令人只消看那么一眼，就再也忘不掉。

“One, two——start!”

只见那女子平视镜头，身体微侧开，以免身后的断壁残垣被挡住，她的目光冷静平稳：“各位观众，这里是黎波里，昨天政府军与反对派在这里再次交火，死亡人数尚未统计完全……半小时前就在我身后一百米外，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字字清晰，嗓音明亮好听，像粒粒珍珠落玉盘。

“后续我台将为您做跟踪报道，我是李涟漪，感谢各位收看××电视台新闻频道……”

“OK！”片刻，先前说话的年轻男子比了个手势，随后抬起头，竖起大拇指咧开嘴笑，“很好！”

女子朝他一笑，眼神里有微微倦意：“彼得，画面传过去了吗？”

“Sure，我做事，你放心！”被唤作彼得的年轻男子拍拍健壮的胸脯，分明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却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很好，我们回去吧，我累得想就地卧倒。”

“涟漪姐，要不要我背你回去？”

“收起你猥琐下流的嘴脸，彼得，别想冠冕堂皇地吃我豆腐。”

“嘿！”

回到宿所时已是两个小时后，来时的公路由于汽车爆炸事件被当地封锁，没办法，硬是绕了好长一段路才到达目的地。

他们住的地方离中国大使馆很近，住宿条件虽不是很好，但毕竟要安全许多。是当地的一处很普通的民宅，平房，典型的穆斯林建筑，有两个房间。

电视台一共派来的四个人，两男两女，两个房间刚好够分。和李涟漪同房的是个小姑娘，古小鱼，刚从新闻传播系毕业不久，一听是出国，就屁颠屁颠跟来实习。另外两位男士，除了彼得，还有一位是电视台有名的新闻主持人卫放，二十五岁左右的年纪，因着出色相貌和同样出色的才华颇受欢迎。

本来此次新闻是由四人一起做的，却不料还没到轰炸现场呢，卫放就倒霉地被汽车爆炸事件波及，受了些轻伤，无奈只好让古小鱼照顾着送回宿舍包扎。

“涟漪姐，刚才你的电话响了，你不在所以卫放大哥帮你接了。”古小鱼一见李涟漪，就兴高采烈地嚷嚷，“我偷听了下，是个很好听的男人的声音！”那小眼神、那语气，分明就写着“有好情”三个字。

“哦。”她懒得理会古小鱼的八卦眼神，将眼神调到正从厨房端茶出来的英俊男人身上，笑了，道，“卫放，怎么样了？”

男人将茶盘放在茶几上，侧过脸，露出右脸上那块醒目的纱布，回以苦笑：“没事，就是破了点相。”见她正调整表情欲流露出同情之色，他赶紧又出声，“对了，你的电话我接了，是……”停顿了下，他道出人名，“顾方泽。”

李涟漪“嗯”了声，拿起杯子喝了口水，淡声道：“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卫放摸着下巴，玩味一笑，“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卫放。”

“然后呢？”

“没有然后，他挂了。”摊开手，他无辜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他撒谎！”古小鱼按捺不住，蹦起来指控，“他还说了你还在睡有什么事由他转告！”瞪着还笑得纯洁无比的骗子，古小鱼黑溜溜的大眼睛流露出的不满和鄙视。

李涟漪只觉右眼皮开始跳得欢快，失语了数秒，向某人投以加倍鄙视的表情：“如果我死了，一定会在遗嘱注明要你殉葬。”

“荣幸之至，就怕某人不同意。”

“你们在说什么？Pardon？”犹在状况外的彼得睁着不明就里的眼，企图插话。

其他三人同时扭头看向彼得，异口同声：“你闭嘴！”

几人正闹腾着，外面传来敲门声。

不慌不忙，不疾不徐，很有节奏。

古小鱼抢先跳起来“我去开门。”说完吧嗒吧嗒奔到门前，吱呀一声打开。是年代很久的门了，打开时还有灰尘簌簌地往下掉。

古小鱼抬头一见门前的人，就愣住了。

是个极好看的东方男子，倚在门框边，眉眼清俊异常，身材俊挺高挑，瞳孔乌黑深沉像千尺桃花潭水，很黑，仿佛能把人吸进去。薄唇轻抿，穿着米白衬衫深色西裤，臂弯上还挽着件西装外套，风尘仆仆的样子。

让人想起《情书》中那个清秀俊雅的藤井树，但眉眼间的气质要沉敛许多，颇有几分珠玉在侧的味道。

正当古小鱼托腮发花痴之际，那男人冲她微笑，似乎礼貌疏离，又仿佛仅是气质使然，显得有些清冷淡漠：“你好，请问李涟漪小姐在吗？”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声线很低，透着种内敛低调的贵气。

“啊在的在的，帅哥你请进。”完全被美色蛊惑的古小鱼毫无危机意识地将一位陌生人请进屋，一转身，就看见一向镇定冷静的涟漪姐表情石化的模样。

“你怎么来了？”

李涟漪难以置信地瞪着来人，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才到利

比亚一个多星期而已，距离回去的时间还早着呢，他跑来这鬼地方做什么？

顾方泽轻勾嘴角，道：“想你了，索性就过来看看。”

她不信地撇撇嘴，又见他卫放伸出手，沉声道：“好久不见，卫放。”

卫放有点讪讪，伸出手与他交握。刚刚才在电话里戏弄了一番，现在正主儿就出现了，即便他脸皮再厚，也觉得有点尴尬。

不过少爷您既然来了，还打什么电话啊这是！

他的手指修长有力，关节分明好看，可看在卫放眼里，那简直就是散发千年寒气的冰块！总觉得他看似平和的语气在念他的名字时，是含在嘴里，慢慢咀嚼琢磨的，令人不寒而栗。

没寒暄两句，卫放就有点撑不住，赶紧扯了正好奇不已的古小鱼和彼得，说了句“啊哈想起还有事，你俩慢慢聊”就脚下抹油，闪出门外。

李涟漪瞥了瞥砰的一声关上的门，这才正眼看向他：“别人不在你就别装了，老实交代，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蹙着眉头，“你身份不一样，还是注意点好，这里很危险。”每天不是空袭就是爆炸事件，在战乱纷繁政局动荡的利比亚，危险防不胜防。

顾方泽笑而不语，单是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说。李涟漪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正欲开口时，就听见他说：“既然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来？”

李涟漪抽抽嘴角，坐到椅子上，抬眼认真地注视他：“这就是我的工作，别说是这里，刀山火海我也一样去。”这次驻外对她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做得好，受到赏识，那不出意外的话，电视台女主播的第一把交椅非她莫属。

沉默片刻，顾方泽又开口道：“没有中？”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冒出来，还与话题无关，可奇异的是她居然听懂了：“嗯，看来你家老头子想早日抱孙的愿望又要落空了。”有点头疼地揉揉额际，她开起玩笑来，“本来还想不是安全期的话几率会大很多——便宜你了。”她这把老骨头，床上运动做多了，对身体有害无益啊！

“便宜我了？”他挑起眉，“李小姐，你是不是忘记了，除开主持人，你还有个身份，是我顾某人的妻子？”

李涟漪似笑非笑地没接话。

顾方泽的眸光闪动，忽而笑了笑，道：“不说这个了，我这次来，是来看姑妈的。”他笑的样子总是显得很沉静，即便本意并不是如此。

李涟漪恍然大悟，从善如流道：“是这样啊，你来得正是时候，姑妈前两天才跟我说她怪想你的。”她亦是个聪明人，既然话题不适合了，对方又无意继续，那么换个也不错。

顾方泽的姑妈顾梅是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外交官，她与电视台的同事之所以能分到一处条件不错又安全的民宿，与顾梅有着很大关系。毕竟是侄媳，即便不太亲近，但关照总是要有的。

“嗯，我会在大使馆待一天，明天走。”

“知道了，不过明天我还有任务在身上，可能没办法送你。”

顾方泽沉默地看着她，漆黑的眼珠很亮，像璀璨的宝石。半晌，他欺身过去，伸出手揉乱她的发，那一瞬的沉默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讲，最后他却只低声道：“注意安全。”

李涟漪有点怔然，这样兄妹般的举动，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很温暖也很生疏。

“我走了，再见。”他立在门口回首望她，地中海南岸的阳光映在他俊挺的眉眼上，雅致如玉。

她回过神来，回以一笑：“再见。”

时间愈是久，回忆愈是模糊不清。时间改变的东西太多，好像某一年某一天，你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人的容貌与声音，只记得当时犯傻的年轻自己。



晚上睡觉的时候，古小鱼穿着睡衣挤到李涟漪床上，缠着她问白天的男人到底是谁。李涟漪正在卸妆，听到她拐弯抹角的问话，忍不住笑：“他姓顾名方泽，现年二十七，有房有车有老婆，虽然条件不错但不适合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古小鱼张大了嘴，老半天才含泪嗫嚅：“涟漪姐，你好残忍。”太直接了，让她还没来得及做梦，幻想就破灭了。

李涟漪动作一顿，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小鱼，你还太单纯，以后你就知道，我是为你好。”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沾的，那是剧毒，却有着最甜蜜的外表。

古小鱼眨眨眼：“涟漪姐不要那么严肃嘛，其实我没想那么多啦。”她巴巴地凑上前，笑得贼兮兮的，“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看着古小鱼黑亮黑亮的眼珠竟能神奇地射出绿光来，李涟漪默了半晌，才缓缓道：“如果从法律层面来讲，他是我先生。”

房间在她的话音落下后，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两人大眼瞪小眼的。

李涟漪以指堵耳。

果然，在下一秒钟，古小鱼一蹦三尺高，凑在她耳边兴奋激动地尖叫：“先生！姐你居然已经结婚了？你老公好帅好有气质！我可不可以叫他姐夫啊啊？”

其实除了今年三月才从外省来到这里实习与工作的古小鱼，几乎全电视台的人都知道李涟漪早已结婚。毕竟四年前的那场轰动全城的世纪婚礼实在是太盛大太奢华，以至于到现在仍为许多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

一个是D城首富李腾飞的掌上明珠。

一个是“红色贵族”顾家顾老将军的孙子，“文氏集团”创始人的外孙。套用媒体的话来说，她与他，是“男才女貌”、“门当户对”。

这个世道，即便有《灰姑娘》这样的童话在现实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但思想依旧陈旧的人，潜意识里总是要偏向于“门当户对”这四个字。

即使是《灰姑娘》中，王子爱上的，亦是那个穿上华服、戴着金冠、舞步优雅、气质高贵，已然变成公主的灰姑娘。

这才是现实。而现实往往是，所谓婚姻，尤其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不过是利益交换的牺牲品。双方从中各取所需，如此而已。

等李涟漪和她的同事们登上回国的飞机时，秋天已近在咫尺。天气很好，透过飞机舱内的窗口，可以望见那极高远的天空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蓝。

“著名歌星唐婉首次公开男友身份，身世显赫令人咋舌”。长而耸动的标题下，还附着几张狗仔队的抓拍照。清俊出挑的男子，怀中搂着无限娇羞的佳人，对着镜头微微皱眉，眉目间有种隐隐的压迫感。

李涟漪喝了口水，混着晕机药吞了下去，在心中默默中肯地点评：照片挺清晰，就是摄像的技术不咋的，那个男人其实要比照片好看许多的。

坐在身旁的卫放正巧也看到了这份报纸，不以为然地撇唇，侧脸看向她，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道：“涟漪，如果你想离婚，我倒是认识一个很不错的律师……”

李涟漪瞪他一眼，心平气和地道：“不劳您老费心了，我对目前的婚姻状况很满意。”

来接机的是杜程程。

刚出检票口，李涟漪远远就望见杜程程一身黑衣戴个墨镜，那模样那派头，啧啧，特有气场特有范儿。

李涟漪也是戴着墨镜的，盖掉大半张脸。毕竟是B市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出现在公共场合，就应注意避免引起治安混乱。

“同样戴个墨镜，咋人和人差别那么大呢？”卫放苍白着俊脸，还不忘

出声调侃。他有晕机的老毛病，又偏偏排斥晕机药，说是会有副作用，影响下一代成长，结果他从利比亚一路吐到中国，丢尽国人的脸。

“你在说自个儿吗？”李涟漪耻笑他，“为什么人家戴个墨镜那么有派头，你戴着就像猥琐小汉奸呢？”

“你！”卫放气得想不顾绅士风度踢她一脚。

同行的彼得和古小鱼跟在身后，突然古小鱼又咋呼起来，朝前一指大声道：“哎，那不是杜程程吗？”

李涟漪诧异地瞥她一眼：“你知道她？”没想到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宅女也有人认识。

“她是我最喜欢的言情作家啦，我上学的时候还逃过课去参加她的签售会呢。”古小鱼越说越是眉飞色舞，“我现在就去要签名，听说她前几个月又出了新书！”

有古小鱼在的地方，总是很热闹，这可不，她那么一嗓子，一时间不少目光聚焦过来，杜程程也不经意地扫眼过来。

然后，目光定住了。

李涟漪神态自若地朝她微笑，微抬了抬手算是打招呼。

杜程程大步走过来，七寸高跟鞋神奇地一晃一晃，衬得她风情万种，弱柳扶风。

李涟漪在她走近时，终于忍不住笑意：“程程，又没灵感了吗？”这个女人一旦没了写作灵感，就爱玩角色扮演，模仿小说中的女主角的穿着打扮和气质，然后满大街乱走，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让灵感福至心灵。

不过她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穿那么高的高跟鞋吗？

杜程程与熟识的卫放打了下招呼，这才摘下眼镜，露出一对熊猫眼，苦哈哈地哀声道：“是啊，要不然怎么有空来接你们？”

“你不是自称是涟漪的死党吗？丫说得自己像皇帝来临幸似的。”

“卫放你去死！”

“涟漪姐，我嫉妒你，我看中的男人是你老公，我的偶像是你闺蜜……”

古小鱼趴在她耳边幽幽地无限哀愁地说道。

“我很荣幸。”被一个女人嫉妒，等于是间接被肯定，她欣然接受，转而面对杜程程说，“这是古小鱼，你的忠实粉丝，在你看到我的前一秒她还说想要拿到你的签名，你看着办吧。”说完后，她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不禁蹙起眉头。

再抬眼就望见杜程程睁着双熊猫眼优雅从容地从包包内拿出一支笔，唰唰两下就在兴奋得满脸通红的古小鱼手心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末了还冲人家笑得无比知性无比文学腔：“谢谢你的支持，正因为有你们的爱，才让我坚持到现在……”

可怜无知单纯的古小鱼，眼里冒着晕陶陶的泡泡，还一边脸红一边信誓旦旦地宣告：“我这个礼拜，不，这个月都不洗手了……”

李涟漪正嗟叹着，还攥在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闪烁着三个字让她挑起眉。

按下接听键，她走开了些，低低“喂”了一声。

“你在哪里？”

“机场，”停了停，她补充说，“刚到，飞机晚点了。”

电话那头传来汽车喇叭的声音，想来他是在车上，只听他“嗯”了一声，道：“全家人都在等你，你顺道买点礼物吧，哄爸妈开开心心。”

言下之意就是“爸妈现在很不开心”。

李涟漪心底透亮，嘴角勾了勾，道：“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她无奈地冲杜程程扬了扬手机：“只能下次陪你喝茶了，现在得去拜见太上皇和老佛爷。”

“是姓顾的打电话来？”杜程程明显不高兴了，脸色一沉。

“嗯。”

“瞧瞧，这才是皇帝召见妃子的作风啊。”杜程程飞了个白眼给卫放，讥讽又不屑，又转过头来对她说，“行，你有时间就 call 我。”

“嗯，那我先走一步了。”抱歉地朝其他几人挥手告别，直到上了出租

车，她还在好笑地回味程程与卫放两人提及顾方泽时的种种不满和挑剔。

所有的人都以为是顾方泽不好，是他对不起她，在这场婚姻中她是受害者，其实这些都是他们一厢情愿认定的罢了。

顾家虽家大业大，但作风却低调得很，老一辈的人都住在老宅子里。不过虽说是老宅子，那也是当年清朝某个王爷的王府，再加上这些年时不时翻新整修，明眼人一看也知道里头住的不是一般人。

李涟漪让出租车停在顾家宅子不远处，付了钱，就徒步走了过去。

门口两位持枪站得挺拔的士兵干脆利落地朝她敬了个礼，她颌首，将行李交给其中一位士兵，一眼就望见大门右侧的空地停着辆奥迪，安安静静地停在那儿，像午寐中优雅的豹。这辆车太过熟悉，一般它出现的地点是在她家楼下的地下停车场。

走进古朴清雅而不失现代风格的客厅时，她的公公顾德海和婆婆文婷女士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偶尔低声讨论，而她的丈夫，顾方泽，正坐在另一张双人沙发上，上身披了件开司米黑色薄衫，微垂着头，双腿交叠姿态优雅地看文件。

一番幸福宁静家庭的好景象。

她在门口默默站了一会儿，才轻声开口：“爸，妈。”

三人闻声望过来，只见顾方泽仅是淡淡地扫了她一眼，又继续埋首翻阅文件。好不容易回趟家也要处理公事，不愧是日理万机的顾大总裁啊！

心中还这么想着，就听见文婷女士轻柔悦耳的声音：“嗯，进来坐下吧。”文婷女士，也就是顾夫人，虽已年过半百，但长年的养尊处优与得宜的保养让她看上去就像三十多岁的美妇人，精致秀雅的眉眼，显赫的家世给予她与生俱来的高高在上的气质。

顾方泽几乎就是她的翻版。

同样生得精致美丽，同样……高贵骄傲的气质。

分明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她生生地听出其中的疏离与淡漠，李涟

漪微微一笑：“好。”

待在顾方泽身旁坐下来后，顾夫人便像寻常的婆婆般与她拉家常。

“你们夫妻俩都是大忙人，我们这些老人家成天待在这儿，倒是每天都盼着你们来呢。”顾夫人笑得温婉矜持。

李涟漪忙道：“妈，以后有空我们一定回来多看看你们的。”

“嗯，乖孩子，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们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这比什么都好。”顾夫人慢声说道，顾方泽与她有着一模一样的像琉璃般的眼珠，美丽却冰冷，“以后太危险的地方还是不要去的好，一去又是那么长时间，我们不介意，别人也会说闲话的，说我顾家家教不行，儿媳妇心性太野。”

李涟漪含糊地应着，悄悄瞥了眼身边的某人，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甚至她还觉得他藏在阴影的嘴角是微微翘着的，像是……幸灾乐祸。

这时又听见顾德海轻咳了一声，嗓音浑厚威严：“涟漪，你也该收收心，让我顾家早日有后了。”他似轻描淡写地看了她一眼，语气平常，却分明是在对她发难。

“爸、妈，”李涟漪又看了顾方泽一眼，随即委委屈屈地低下头，“不是我不想，只是方泽太忙了，每天回家都很晚，有时候给他打电话总是其他女人接的……我也是不想让他太累，给他添麻烦……”此话一说出口，就听见身旁明显有人抽了口冷气，顿时她心中无限满足。顾方泽，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此言一出，果然，二老的矛头立马指向了他们的儿子。

“方泽，我和你爸就你这么个儿子，你的岁数也不小了，你瞧以前跟我们住在同一大院的，和你一样的年纪，孩子都能下地跑了。”毕竟是亲骨肉，顾夫人这番话说下来，与其说是斥责，不如说是嗔怪，“你和涟漪结婚也有